

## 用爱呵护邻里关系

□彭友茂

“千金买屋, 万金买邻”是句古语, 这里边的“千金”和“万金”两个数字, 既可看做实体数字, 也可看做虚拟的数字。但不论属于哪种情况, 它们透露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 买房重要, 择邻也重要——邻居比房子还重要: 房子面积大一点小一点, 质量好一点孬一点, 那是自家的事, 只要自己不在乎、能将就, 全由自己当家做主说了算。而邻居就不行了, 只要你不是在穷乡僻壤的山旮旯里独处独居, 即只要你的房子上下左右之前之后哪怕只在一个方位上有邻居, 生活中, 房

子的采光遮光啊, 下雨天阳沟口里所流污水的走向啊, 小区楼房单元里邻居之间某些公共空间的使用啊, 如何邻里相扶、守望相助啊, 方方面面, 你都要考虑, 可以说绕不过, 躲不开。

遗憾的是, 进入信息时代, 原先在人际交往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邻里关系逐渐走向了平淡和疏远, 邻里之间有的各人自扫门前雪, 老死不相往来; 有的斤斤计较, 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甚至大打出手。“远亲不如近邻”, 仿佛成了一种久远而模糊的记忆。

那么如何去处理新时期的邻里关系呢? 不是我故意绕口

令, 这事说难也不难, 说不难也难, 关键要看邻里间有没有爱心——爱人之心。这种爱人之心, 双方都有更好; 哪怕仅一方具有, 能爱人如己, 宽以待人, 那也能把邻里关系处理好, 起码不至于搞糟。我所生活的城市郊区有个村子名叫留邻庄, 村名来自一个小故事: 据传, 很久很久以前, 李、刘两姓东西为邻。刘家院中有棵枣树, 逢秋, 枣熟之时, 大风常将枣子刮到李家, 李家便在院中结了一个大笆(相当于簸箕)接枣, 将枣子如数还给刘家。但红红圆圆的枣子散发出诱人的甜香, 难免被馋嘴的孩子吃几个尝尝。李家唯恐伤了两家和气, 便决定搬家。刘

家知道这事后, 很是不安, 为留住邻居, 便趁夜将树锯掉了。

我相信, 听了这个《编笆接枣锯树留邻》的故事后, 谁都会很受感动。追昔抚今, 现代社会, 那些不能妥善处理好邻里关系的人, 所缺少的不正是李家不为小利所支的光明磊落、刘家待人的谦和宽容吗? 看事看远——这是人们辈辈相因代代相传的淳朴而美好的品德, 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

朋友们, 让我们记住留邻庄的故事, 邻里之间, 人与人之间, 多一分磊落, 少一分奸邪; 多一分宽容, 少一分卑污; 多一分高瞻远瞩, 少一分鼠目寸光吧。

【解悟儒家】

## 时代呼唤民间儒学

□颜炳罡

孔子不仅是中国历史上, 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最伟大的意义, 在于他打破了“学在官府”局面, 开创了“私学”传统, 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学在官府”即贵族垄断教育, 承担文化的传承与创造; 私学出现, 将文化由宫廷解放出来, 文化传承与创造人人有责, 实现了文化的全民性自觉。孔子者, 乃民间儒学之宗祖也。孔子与他的学生就是最早的民间儒者。

民间儒者就是在民间讲学的儒者。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老师, 中国私学开创者, 他的私学学校, 没有院墙, 没有篱笆, 没有门卫, 更没有高大雄伟的建筑, 甚至没有固定的讲堂, 向社会完全开放, 彻底地开门办学。孔子有的是“仁以为己任”的承担精神和“守死善道”的卫道、弘道意识, 所缺者今日大楼之谓也。有精神而无大楼, 文化可以蓬勃发展, 有大楼而无精神, 文化奄奄而无生气。

由于孔子私学的民间性, 孔子讲学不可能有固定的场所, 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大楼, 没有固定的场所, 因而整个天地间无处不可以为他弘道的场所。既可“游乎淄帷之林, 休坐乎杏坛之上, 弟子读书, 孔子弦歌鼓琴”, 也可寄情山水之间, 指点“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的人生感悟和发出“逝者如斯”的喟叹; 既可在出访、周游列国的旅途中, 告诫学

生“道听而途说, 德之弃也”, 也可在陈蔡绝粮之际甚至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告诉学生“君子固穷”之志和生命存在的庄严。

民间讲学, 以道行天下为己任, 因而前来聆受, 不用注册, 没有什么升级考试, 在孔门中, 有富人, 也有贫者; 有贵族子弟, 也有贱人之子; 有住在国都的城里人, 也有郊野之人。他的学校向所有人敞开, 不问出身, 遑论贵贱? 孔子一生从事教育工作, 据说弟子有三千之众, 贤者也有七十之多, 像颜路、颜渊父子等是穷人, 子贡等是富人; 仲弓、伯牛、子张等是贱人, 而孟懿子、南宫敬叔是贵族之子。“有教无类”是孔子创立儒学的根本宗旨。“有教无类”决定了孔子民间儒学的本质。“有教无类”的涵义不是某些特定阶层、特定集团、特定群体的人可教, 而是人人可教。孔子教导人的, 不是如何挣大钱、发大财、当大官, 而是人如何才称得上是人, 怎样才能算作人,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孔子告诉我们做人比发财更根本, 更基础, 更富有根源性。要做人, 就要修己。现实存在的每一个人都有许多不文雅、不合规矩、不合法度的东西, 有许多贪欲、偏执、矫情, 这些东西不合乎人道之常、人情之常, 偏离了生活的常态, 难道不需要“修”吗? 不需要“理”吗? 修己就是修理自己, 打



点自己, 使自己的心态、行为由不正归于正, 这里并没有远离生活常态的更高深、更玄远的东西。修己何分阶级, 何分富贵贫贱, 何分男女老幼, 而是人人应为能为, 能知可知的事情。

两汉以下, “布衣孔子”逐渐变成了“大成至圣文宣王”, 平民儒学、大众儒学走进了庙堂, 儒学官方化。自汉以后, 直到民国, 儒学一直充当着国家意识形态的角色。儒学由民间进入宫廷, 借助强大的国家机器尤其是教育机制和人才选拔机制, 使形形色色的读书人投入到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中, 对于推动儒学研究与发展尤其是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儒学成为知识阶层进入仕途的敲门砖之后, 与大众、与现实生活渐行渐远, 失去了原始儒家的生气与活力。儒学越来越经院化与玄学化, 由人人可学、人人可行之学越来越成为知识阶层的专门之学。经师文士, 或皓

首穷经, 寻章摘句, 毕生理头于故纸堆中, 从事着繁琐的文字考证; 或出入佛老, 空谈性理, 儒学由民众人伦日用的生活向导变为少数知识精英的文化奢侈品, 儒教成为“士教”即士大夫之教, 诚如维新志士谭嗣同所言, 即使是“孔子庙, 惟官中学中人乃得祀之”, “农夫野老, 徘徊观望于门墙之外”。“孔庙, 一大势利场也”。

几千年来, 儒学的发展越来越精英化, 越来越专业化, 越来越脱离大众, 越来越远离原始儒家的精神。降至今日, 经一些知识精英的打造, 儒学已经沦为知识之学, 与百姓的人伦日用已经毫不相干了。不过, 几千年来, 与官方儒学、经院化儒学不同的乡间儒生并没有完全消失, 至今在民间仍活跃着为数不少的民间儒者, 他们承担起儒学普及与教化大众、化民成俗的工作。乡间儒生是儒学大众化的传播者、宣传者和实践者, 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乡间儒生的行为示范和不懈努力, 使儒家的行为方式、价值理念得以在中国民众生活中扎根、生长, 使儒学真正“草根化”。当然, 儒家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民众中的代代传承与其说是靠义理学说, 不如说是靠世代相传的行为模仿, 而系统的理论论说与《三字经》、《弟子规》、《朱子家训》等启蒙读物相比, 在民众中的影响以及在塑造国民性方面可谓相形见绌。儒家传统在中国影响深入, 广

大, 但后儒的致命缺陷即将儒学视为士大夫之学, 而不是大众之学。

进入 21 世纪, 时代需要儒学的真正回归, 需要孔子平民精神的归来, 实现儒学的大众化、平民化、生活化、草根化。辛亥革命以后, 儒学由宫廷重回民间, 重回平民社会, 然而, 在欧风美雨的吹打下, 几经激进知识分子的打压, 孔子、儒家的形象已经被严重扭曲甚至被妖魔化了。虽然, 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曾发起“立孔教为国教”的运动, 试图让儒学重回宫廷, 但由于孔教会欲对抗基督教却生硬模仿基督教的组织形式, 欲使儒学推陈出新却力图利用旧势力而为新, 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招致各种势力的反复剿杀, 最后被无情地挤出了儒家的故国, 栖身香港、东南亚一些华人社区。

儒学从来就不是只有少数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才能弄懂的学问, 而是人人可学、人人可懂、人人可行之学; 不是书斋里的欣赏品, 而是民众的生活向导, 是人们的生活规范系统。时代呼唤民间儒学, 需要民间儒学, 要求儒学从神圣的高等学府、科研机构中挣脱出来, 走向现实生活, 走近平民百姓, 使儒学成为百姓日用之学, 成为愚夫愚妇能知能行之学。只有民众掌握了儒学, 才能真正地复兴儒学!

(颜炳罡,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儒风大家》专栏作家)

## 也谈新诗的押韵

□王广谋

最初, 我只喜欢古诗(含格律诗), 并没涉及这个问题, 后来慢慢学着写了点新诗, 已发表的诗歌中, 少的十来行, 多则百余行, 全部押韵, 不押韵的一篇没有。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受格律诗影响是一个原因, 由于水平有限, 总想借助古代格律诗的形式修饰拙作, 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再就是学习和模仿著名诗人的佳作。在我读过的“五四”运动以来诗歌中, 凡是印象深刻、自己喜欢的都是押韵诗, 这对我影响很大, 故而效之。突然有一天见到一篇冠以国家级大奖的诗, 通篇无韵, 我好奇地一口气读了几遍, 竟然一头雾水, 不知所云。联想几年来, 一些无韵诗不时见诸报刊, 我迷惑了, 开始怀疑自己的理解能

力和欣赏水平, 也几乎动摇了我写诗坚持的原则。无奈之下就去翻阅古纸堆寻找答案, 果然发现, 新诗应该押韵还是不押韵这个困扰我许久的问题, 并不是个新问题, 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初人们就探讨过。

综合前人所述, 我认为凡诗必有韵, 无韵不成诗, 韵律是诗的生命, 诗的灵魂, 但进一步讲, 韵律又应该有外在与内在之分。我们读泰戈尔的《新月》、《园丁》和《吉檀迦利》诸集, 就会发现外在韵律, 尤其脚韵的韵律少之又少, 几乎没有, 尽管如此, 冰心说“她的美丽让人吃惊”, 郭沫若说“一读便年轻了二十年”, 可见, 内在韵律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我国新诗外在韵律的形成和延续可能与古诗诗有联系, 这种平仄押韵、抑扬顿挫的句式, 读起

来能产生一种音律美、节奏美, 许多读者喜爱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余光中的《乡愁》, 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看来, 新诗押韵还是不押韵, 不是问题的关键, 诗只要是心灵的真实流淌, 方向正确, 意境超俗, 思想深刻, 有韵无韵都是好诗。郭沫若先生对此打了一个比方, 他说: “外在韵律比作服装, 诗比作人, 不美的人即使穿上极华丽的衣裳也并不会怎么美, 而美的人却只需要朴素的装饰, 甚至裸体都好。但假如很美的人配上很美的服装, 那不是更为理想么? 故而要说诗非有韵不可, 那固然是对于诗的了解并不深, 但要说诗绝对不可有韵, 那又未免偏激了一点。我们可以说, 歌非有韵不可, 诗是可以有韵, 可以无韵。”

话说到这里, 再回到我那些顺口溜上来, 正如郭沫若先生讲的, 因为自知人长得不够咋样, 借件漂亮衣裳遮丑是显而易见的。记得去年舒婷来济南时说过, 现在已经找不到传统意义的伟大诗人了。现代意义的伟大诗人有没有呢? 她没说。以笔者愚见, 也没见到。既然如此, 作为诗歌的创作者, 不如来个笨人笨办法, 多写点押韵诗, 与那些既无内在律又无外在律的东西比起来, 不啻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也更加有利于新诗的继承和发展。当然我并不是苛求人们为凑韵脚去牵强附会, 千篇一律, 更不是一概反对无韵诗, 毕竟百花园中哪一朵花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我不是诗人, 充其量是名列“副册”的诗歌爱好者, 浅薄之言, 不知当否?

身边的传统

重要, 择邻也重要——邻居比房子还重要。  
『千金买屋, 万金买邻』是句古语, 意思是买房

说文解韵

着实困扰过我一阵子。  
应该押韵还是不押韵?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也要押韵的文章, 不说作者观点如何, 只说《新诗要》曾在齐鲁晚报青末了读过一篇《新诗要不